

火 災

葉紹鈞著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火災

葉紹鈞著

史玉亭

■ 文學研究會叢書 ■

1923



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
Catastrophe and Other Stories

By Yeh Shao-chün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五初版

（文學研究會叢書）
火災一冊

（每冊定價大洋陸角）
 （外埠酌加運費滙費）

者 葉 紹 鈞

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 商 務 印 書 館

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
 濟 南 太 原 開 封 西 安 南 京 漢 口 長 沙
 蘭 州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廣 州 香 港 重 慶 廈 門 福 州
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梧州 雲 南 貴 陽 新 嘉 坡
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
張 家 口

序

聖陶將一年半以來所做的小說繼續編成一集，就取第十七篇的名字——火災——做這一集的名字；並且囑我做上一篇序。我在隔膜的序上原說過：他寄給我的信有好許多可以說明他的環境和思想的，但放在北京，不便取覽。若得把他的信札聚合攏來，等隔膜再版或編成第二集時加上一篇續序，最是我的願望。現在聖陶要我履行這個約言，但我的身子給環境束縛住了，沒法到北京去，這個願望是白白的許下了。我自己很知道沒有文學的才性，又沒有文學的修養，所以做隔膜序時，只把聖陶的歷史敘述了一遍，而不敢批評他的文藝作品。我所能爲聖陶作序的話，除了不在手頭的信札以外，可以說是已經說盡了。已經說盡了能說的話，而聖陶又是敦促我做第二集的序，這使我不得不僭越而批評他的文藝作品。但這是我做文藝批評的第一回，我很沒有自信的膽量，所以專注目在他的思想，而不及他的藝術，使得範圍可以縮小一點。

隔膜這一集，最使我感動的，是下一半。這一半寫的情感，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極深刻的。聖陶在阿鳳一篇裏說：

「世界的精魂，是愛，生趣，愉快。」

他理想中有一個很圓滿的世界的精魂；他秉着這個宗旨，努力的把他描寫出來，可說是成功了。試看這幾篇裏，寫學校中認為頑皮的學生和低能的兒童，婆婆認為生氣的養媳婦，在平常人的眼光之下，真是不足挂齒的人物，但這輩不足挂齒的人物的內心裏，正包含着無窮的生趣和愉快。至於沒人理會的蠢婦人，腦筋單簡的農人和老嫗子，他們也都有極深摯的慈愛在他們的心底裏。他們雖是住在光綫微弱的小屋裏，過很枯燥的生活，雖是受着長輩的打罵，旁人的輕視，得不到精神的安慰，但是「愛，生趣，愉快」是不會給這些環境滅絕掉的。不但不會滅絕，並且一旦逢到了伸展的機會，就立刻會得生長發達。這時候，從前的痛苦一切都忘了，他們就感受到人生的真實意義了。

平伯說，「讀綠衣到方老太讀信的一段，不禁淚下。」這是聖陶描寫真切的效果。我最愛讀的是潛隱的愛，對於陳家二奶奶正與平伯對於綠衣有同樣的感覺。二奶奶的境遇可悲極了：沒有人愛她，沒有人理她，她又是一個蠢笨的婦人，她的生死和世界沒有一點關係；但她的內心裏蓄

着極豐富的慈愛，而這極豐富的慈愛只能設偷偷摸摸的發洩在鄰家的孩子身上，她的心靈是何等的偉大，她已把全世界的垢污洗刷去了。我讀了這一篇，使我覺得她真是一個愛之神，世界上沒有她，真不知要變成何等的枯燥和寂寞。我恨不得到她的身旁，拭去了她的淚，安慰着她的心，幫着她照顧她的心愛的孩子，雖是明知當着她的面，仍不過是一個蠢笨的鄉下婦人。

我們生存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裏，受着一切的逼迫，不得不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。我們感到用了真性情處世的容易受挫折，於是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着，專用蓄音片說話。我們感到愛人的徒然自苦，自私的可以得到實惠，於是用了全力去做自私的事，凡是能達到自私的效果的，一切都可做得，不管矯飾和欺騙。我們的生命固然保存了，但生命的源泉——愛，生趣，愉快——是喪失了。讀了聖陶的小說，只使得我們對於非人的行為起了極端的憎惡，而對於人的本性起了親切的反省和眷戀，希望把已經失去的寶物重新尋了回來。世上像二奶奶這般的人正不知有多少，他們是弱者，他們的愛在不自然的境界中，從血和淚裏洗刷出來，愈覺得光明澄澈，他們有種種不同的悲哀和歡樂的心境，可以幫助人們去搜尋已經失掉的寶物，

但那得借了聖陶的一枝筆，把他們都寫了出來呢！

在第二集裏，寫出這種傾向的，有地動，小蜆的回家，醉後，義兒等篇。地動裏的明兒，因為他的父親的故事講話裏說一個小孩子流落到遠方，不能看見母親，就引起了他的最初的悲哀，哭得至於嗚咽了。小蜆的回家裏的孩子，因為對於殺了一隻有母親的蝦的懺悔，把一個別人送與他的小蜆投到河中，讓牠去看牠的母親。醉後裏的季亮，因了一個初見面的娼妓對他講了幾句真情的話，使他在醉中感受潛隱的悲哀的無奈，引起了永久的悵惘。這都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施愛，也不是為了歷久的情懷而生眷戀，只是他們正在伸展他們的本性；他們已經用了他們的愛，把全世界融成一個不可分解的實體，沒有什麼喚做「我」，喚做「人」的界限了。

義兒一篇，很可與第一集的一課合看。明明是很有生趣，很能自己尋出愉快的小孩，但社會上一定要把他們的生趣和愉快奪去了。甚至於最愛他的母親，也受了社會上的暗示，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，反而惹起了她的惱怒和悲感。義兒的叔父自詡他處置義兒的祕訣，就是永遠不將好顏臉對他。讀了這篇，不由得不使人感到冷酷的社會所需要的分子乃是沒有生趣的人；越是

冥漠無情，越容易在社會上占到穩固的地位；而其所排斥的，乃是天才和沒有失掉本性的人。社會上如此的冷酷，也並不是有意，實在他們的寶物失去了多時了，沒有人發出尋覓的呼聲，他們就想不到寶物的可愛，一任生活上錯了的道路——而一般人方以為正應如此！

要享受人生的愉快，是社會上所不容；但要往下墮落時，社會上卻是很樂意的招接。聖陶的小說中，以描寫教育界的情形為多。試看樂園中，小學教師為了喫不飽飯，使得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，他們的心卻在「機會之流」的旁邊切迫的期待。等不到機會的，只得時常到小茶館裏，承攬鄉下人的香疏書寫，得到一點青菜，雞子。以致到了上課的鐘點，學生在學校裏鬧得翻了，教師還是在小茶館捧着茶壺。這難道是小學教師的自願墮落麼？飯這一篇，寫得更顯著，教師為了沒了錢，只得自己上街買菜，以致誤了上課的時刻；學務委員爲了要從教師身上括下錢來，所以板了面孔責備他，罰去他的薪俸。這種在經濟勢力的高壓之下，一層層生出的墮落，也是他們自己願意的麼？所以脆弱的心裏，莫先生聽了許博士的演說，當時很能領受他的意義，知道小學教師有無窮的趣味，並且有運轉社會的可能，然而到他想起自己正為小學教師的時候，他的興奮又

退了。究竟這脆弱的心是他的本質呢，還是社會上逼成的呢？聖陶在苦菜裏有幾句話道：

「凡從事X的，厭惡X，便致怠業。」

「X決無可以厭惡的地方，可厭惡的乃是糾纏着X的附生物。去掉這附生物，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。」

他酷望着一切的生活都成了藝術的生活，但實際上一切的生活都給牠們的附生物糾纏住了，以致只有墮落而無愉快。這是何等煩悶的事！

把上面的許多話歸納起來，就是聖陶做小說的一貫的宗旨：

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，但給附生物遮住了，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。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，但給附生物糾纏住了，以致成了枯燥的社会。然而隔膜和枯燥，只能在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風，卻不能截斷內心之流；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務於社会的人就牠的範圍，卻不能損害到小孩子和鄉僻的人。這一點僅存的「愛，生趣，愉快」是世界的精魂，是世界所以能般維繫着的緣故。

喚起世界的精魂，鼓吹全人類對於人的本性都有眷戀的感情，尋覓的願望，這是聖陶的責任。「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實生活的損害？」這是我們讀了聖陶的小說以後應當激起的煩悶，應當要求解決的問題。

顧頡剛。

一九二三，三，二五。

目次

曉行·····	一
悲哀的重載·····	一三
先驅者·····	二七
脆弱的心·····	三四
飯·····	四一
義兒·····	五二
雲翳·····	六四
樂園·····	七五
地動·····	八一
旅路的伴侶·····	八八
風潮·····	一〇二

被忘卻的	一一〇
醉後	一二二
祖母的心	一三一
小蜆的回家	一四三
颯聲	一四七
火災	一五六
小銅匠	一六七
兩樣	一七六
歸宿	一八七

曉行

朝陽還沒升得高，我經過田野間，四望景物，非常秀麗且靜穆。一帶村樹都作淺黛可愛的顏色，似乎正在浮散開來。我便憶起初見西湖時的情緒：那時是初夏的朝晨，出了錢塘門，行盡了一帶石壁，忽然間全湖在目。環湖的淺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說的美，我止覺無可奈何，但也遺忘一切。這是一種不可描繪的情緒，過後思量，竟是我生享美的很滿足的一回。現在那些遠處的村樹鬚髯是連綿的青山，而我所得的印象又與初到西湖時相似，然則我不是野行，竟是湖上盪槳了。我本有點渴憶西湖呢，不料無意間得到了替代的安慰。

田裏的麥全已割去。農人將泥土翻了轉來，更車了河水進來浸潤着，預備種稻。已成形而還不曾長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領土。他們狹小的喉嚨裏發出闊大而煩躁的聲音，彼此應和，聯成一片。他們大半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塊上，或從此處跳到彼處；頭部仰起，留心看去可以見他們白色的胸部在那裏鼓動。當我經過他們近旁的時候，他們順次停止了鳴聲，極輕便地沒入水中。不一會，我離他們較遠，一片躁音又喧鬧於我背後了。

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跡，泥路上，竟沒一棵草。兩旁卻叢生野草，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，開着各色的小花——除了昆蟲恐怕再沒有注意牠們的了。細小而晶瑩可愛的露珠附着在花和葉上，很有好玩的意趣。遠處糞肥的氣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官，充滿着農田生活的感覺，使我否認先前的假想：我並不在清遊雅玩的西湖上。

我走到一個池旁。岸灘的草和傍岸的樹映入池中，他們的倒影比本身綠得更鮮嫩，更可愛。這時候池面還沒受日光的照耀，深藍色的靜定的池水滿含着幽默。池面的一角浮着萍葉，數葉攢聚處矗起些桂黃色的小花——記得前幾天還沒有呢。偶然有些小魚游近水面，才起極輕微的波紋，或者使萍花略微顫動。

靠着池的東南岸是一所破舊的農舍，屋後有一個水埠通到池面。我信足走去，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。一扇板門開着，裏面止見些破的櫈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。門旁兩扇板窗都撐起，一個女孩兒立在窗下。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積一樣大，鋪着長方的小板，是他們的曝場。

那女孩兒有略帶紅色的頭髮，非常稀疏，僅能編成一條小辮；面孔很瘦削，呈淡黃的色澤；眼

光作茫昧的瞻視。她見了我，只對我看着，髻髻我身上叢集着什麼疑惑。

我不曾走過這條路，看前面都種着豆，不見通路，疑是不能通過的了。便問她道：「從這裏可以到那條河邊麼？」這個問詢減損了她驚訝的神情的大部分，她點頭道：「轉過去就是。」我答應了一聲，再往前走。她又說：「但是豆葉上全是露水，要濕你的衣裳和鞋子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，」就分開兩面的豆莖依着很狹的田岸走去。我雖然沒有聽她的話，心裏卻感激她對於我——她的不相識者——的好意。

走完了種豆的地方，便到河岸，我的鞋子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濕了。河水和池水一般地深藍和靜定，但因潛隱的流動有幾處發出光亮。對岸的田裏有幾個農人在那裏工作，因田地的空曠顯出他們的微小。和平而輕淡的陽光照到田面，就像施與一切以無限的生意，一條田岸，一方泥土，和農人手裏的一柄鋤頭，都似乎於物質裏面有內在的精神。

我立着望了一會，便沿着河走。在我的前路有兩個農人在那裏車水：一架手搖的水車設在岸灘，他們倆各執一個柄搖動機關，引河水到田裏。不多時我已到了他們倆跟前。一個農人非常

高大，露出的皮膚全是醬一般的顏色；面部皺紋很多，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。他約摸四十多歲。又一個止二十出頭的年紀，面目的布置很像城市間的讀書人，皮膚也不至於深赤；但是他四肢的發達的肌肉可以證明他是久操農作的人。他們倆止願工作，非特不交一語，並且不一顧共同操作的伴侶。這個情形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遇見，鋸開一木的兩個木匠，同一作檯的兩個裁縫，都是好像沒有第二人在他們的旁邊似的。旁人看着他們，就要想他們何以耐得這般寂寞。其實旁人不就是他們，究竟寂寞，與否怎便能斷得定呢！

水車引起的水經過一溝，臨時掘成的溝流到田裏。那條溝橫斷我的前路，而且有好些濕泥壅在兩旁。我提起了衣服，正欲跨過那條溝，那個年長的農人笑着對我說，「須留心跨，防跌交。」他說時兩手停了工作，那個年輕的也停了，繁喧的水車聲便劃然而止。

我說，「不妨事，我能跨，」身體略一騰躍，已過了小溝。我來這一條未嘗走慣的路，上覺得一切的景物都是新鮮，看農人車水也有趣味，時光又很早，所以就停了脚步。

他們倆見我過了小溝，便繼續他們的工作。那年長的看着我問道，「先生是在那邊學堂裏

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裏的學生不止二三百吧？」

「不錯，四百有餘。」

「那些學生真開心，我從你們牆外走過，止聽見他們笑和鬧。大約不會有逃學的了，是麼？」

「逃學的確然沒有。」停了一會，我問他說，「今年的麥收成想還不差，結實的時候不會有過大風雨呢。」

「今年很好，五六年沒有這樣的收成了。」

「現在你那塊田預備種稻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指着五十步外一方秧田說，「那裏的秧已長得這麼高，趕緊要分插了。」

我望那方秧田，柔細而嫩綠的秧生得非常整齊，好似一方綠絨。那種綠色是自然的飾彩，決不能在畫幅中尋見，真足以迷醉人的心目。